

一部民国战乱时深切沉痛的
个人成长史
一段抗日沦陷区真实生动的
平民生活录



周牧 著

hou Mu

暗夜里的孤灯，
战乱纷争的日子里不灭的
爱情与友情



暗夜里， 还亮着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生活書店 出版有限公司

暗夜里， 还亮着灯



周牧
著

Zhou Mu



Copyright © 2015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夜里，还亮着灯 / 周牧著. —北京：生活书店

出版有限公司，2016.3

ISBN 978-7-80768-100-7

I. ①暗… II. ①周…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3123号

责任编辑 石延平

装帧设计 hanyindesign

版式设计 书情文化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生活书店** 出版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3月北京第1版

201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8.125

印 数 0,001—6,000册

字 数 121千字 图8幅

定 价 34.00元

（印装查询：010-64052612；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目 录

暗夜里，还亮着灯	001
爷爷	003
父亲和母亲	009
芳邻	014
大轰炸	018
逃到荆沙	021
西逃宜昌	026
返汉途中	029
难民的生活	033
家里添了个小天使	038

二姨一家人	043
回老家苏州	048
重回武昌老宅	069
在省中的那段日子	072
转学汉阳县中	105
天亮之前	137
金色年华——在省高那段美好的日子	165
我的希望	257

暗夜里，还亮着灯

当我沉浸在往事里，
当我漫步在历史中，
浮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雪花飘飞的暗夜，
但在遥远的地方还亮着温柔的灯。
我的记忆慢慢流回到很多年以前，
我又一次与我青少年的时光重逢。

我忘不了我和我的家人生活在一起的情景，
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雨雨风风。
尽管日子很艰难、很拮据，
但只要在父母、在亲人身边，

我们仍然过得很温馨、很从容。

当我记录下我的父母、我的亲人给我爱的时候，
我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无与伦比的虔诚之中。

我忘不了我和我的好友相聚在一起的情景，

我们是那样的悲喜与共、灵犀相通。

我们享受着感情共鸣带来的欣喜，

我们享受着心灵默契带来的激动，

我们享受着深深理解带来的温暖，

我们享受着苦苦期盼带来的心痛。

无数刻骨铭心，永难释怀的画面，

都鲜活地嵌附在恒久的记忆之中。

无情的自然法则带走了我们的亲人和好友，

但那亲情和友谊却已经穿越了悠长岁月的时空。

我油然而生出一种抓住生活、抓住生命的冲动，

让我们善待亲人、善待朋友、善待自己，彼此珍重！

爷爷

爷爷的名字很奇怪：仲岐。既用一“仲”字，排行第二那是毫无疑问的；“仲”后为什么选中了“岐”字，我的长辈们没有一个人能破解。

爷爷五十岁左右时，已经很胖了。原来我们家有一张很大的他的照片，照片上爷爷慈眉善目，双唇微张，穿一件敞胸的僧衣，手持一串念珠，简直就是一尊弥勒佛。

他年轻时曾和夏斗寅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一直在省政府任职。早先我们家住在汉口最繁华的地

段——江汉路自民里，一色的红砖两层西式楼房，能租住那样有品有派的洋楼，没有丰厚的收入是绝对不可能的。母亲只记得爷爷担任过这样两个职务：糖捐局长和禁烟局长。这肯定是两个肥缺。爷爷是怎么敛财的谁也说不清楚，但就在民国二十年（1931）武汉发大水以后，我们在武昌校厂湖就有了自己的“公馆”。我出生后不久，全家就从自民里搬进了新居。

我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这座“公馆”分主楼和侧楼两部分：主楼上下两层，共八间房，两个大客厅和两个后客厅，前后都有很宽的走廊；侧楼也是上下两层，共四间房，两个客厅。紧挨正楼的左后边，另建一小楼，楼上楼下各一间房：楼上的那间是佛堂，南无奶奶——爷爷的姨太太每天早上都要去那儿上香、诵经、念佛；下边的房，住着帮我们干活的各房的婆婆——即今之阿姨。

正楼前有一个比较宽敞的花园。园子当中铺了三行水泥走道，走道两旁种着各色花草。靠墙有一个很高的葡萄棚架，一到夏天，架上绿叶丛中结着一串串绿色小葡萄。葡萄架的旁边有一株亭亭玉立的中国梧桐，枝繁叶茂，浓荫如

盖。每年夏秋之交，都要结很多形状如豌豆的梧桐子儿。我们总是用长竹竿在树枝间敲敲打打，于是无数像小木筏般的长着梧桐子儿的蓇葖果纷纷飘落下来。炒熟的梧桐子儿有一股很特别的诱人的香味。我们的庭院里还有一个很大的金鱼缸，里边有一座长满青苔的假山。金鱼就在假山的大小洞里穿来穿去，看得出来它们活得很自在。金鱼缸旁有一个小水池，为防孩子们会跌进池里，便在池边筑起了石栏。池里养的也是鱼。因有浮萍和水草遮住了水面，故不大能看清游鱼的踪影。院子里还有很多花树：三月的桃花，五月的石榴花，八月的桂花，腊月的蜡梅，把我们的庭院装点得色彩斑斓，很有生气。

主楼右侧有一块较大的空地，竖着一个很高的秋千架，二爹、三爹、小爹和他们的同学经常来这儿荡秋千，那欢笑声常常引来老人们的围观。

这个宅院里住着的是一个大家庭：爷爷的第一个妻子魏氏生下我父亲以后，不久就去世了；姓陈的奶奶是续弦，共生三女一男——大爹（湖北方言，即大姑）兆凤、二爹兆龙、三爹兆娴和小爹。其实小爹只比我大一岁。她性格沉静，不太喜欢和我这个小侄儿在一起玩儿，我们最多也只是

一起踢踢毽子、跳跳房子。爷爷还有个姨太太，我们孙辈都叫她南无奶奶。这个称呼是我们兄弟姐妹中最聪明、最短寿的二弟安安想出来的。有一年春节，他要给两个奶奶磕头。他先请出陈姓奶奶，说：“给胖奶奶拜年。”继而又请出正在佛堂里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小个奶奶，说：“安安给南无奶奶磕头。”就这样，“南无奶奶”这个称呼便叫开了。这个极聪明的弟弟在给两个奶奶拜年之后的第二个夏天，死在了一个姓涂的庸医手里，当时年仅三岁。我放学回家时，已见不到我最爱的弟弟，号啕大哭了一场，那是我最伤心的一次痛哭，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死别的痛苦。

爷爷为人非常慈善、宽厚，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过火。那时我们家有听差，有厨师，有婆婆，他总是和颜悦色地跟他们讲话，即使他们做错了事，也从不正颜厉色地呵斥。他总是嘱咐我父亲，在大门旁边的木箱子里多放些铜板，只要有要饭的上门，就给他们几个铜板。其中有个要饭的是哑巴，他每次上门讨钱，我们总给得多一点。要是碰到爷爷正在庭院里散步，爷爷总要抓一大把钱给他。所以当爷爷过世出殡时，哑巴在地上长跪不起，哭得非常伤心。

爷爷斋僧敬道，常常为寺庙、道观捐款，也经常向达

官、富商募捐。他曾经出任过武汉市佛教协会的会长。他去世后，在家停柩四十九天，几乎每天都有寺观的人主动来做道场，超度亡魂。家里香烟缭绕，钟磬不绝。这种“哀荣”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周家的人都跟佛门有缘，应该看成是爷爷信佛所结的善果。

爷爷是非常爱我的，因为我是长房长孙，用老话说，是将来撑周家门户的人，所以他对我特别关爱。每天他从省府工毕回家，定要先抱抱我，揪揪我胖嘟嘟的脸。他有睡中觉的习惯，每次他入睡前，总要照顾我的李婆把我抱进他的房间，让我坐在床对面的大木椅上，他眼睛看着我，慢慢鼾声大作，进入梦乡。去世前，他因为身体太胖，血压很高，曾一度赋闲在家。他喜欢在庭院里的小径上散步，轻轻地牵着我的手，什么话也不说，一边走，一边凝视着我，那眼神是那样慈蔼，又是那样充满着希望。

我才六岁时，爷爷就卧床不起了，其实他年纪并不大，刚做过五十大寿。他的病来势凶险，荫庇我们的这棵大树眼看就要被病魔击倒。大爹兆凤真是个好孝女，她做了件感动天地的事。她先沐浴更衣，焚起一炉檀香，跪下祷告过往神灵，愿意减自己的寿延长父亲的生命；然后她操起一把锋利

无比的剪刀，从股上剪下一块肉，放在中药罐里，煨好药汤，让爷爷服下。然而爷爷的大限已至，孝女也无力回天，爷爷还是在一片诵经声中，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爷爷的灵柩葬在磨山周家墓园里。陪伴爷爷的是他一生精心收集的字画和古玩。

父亲和母亲

我父亲周希文，小名兆熊，字一诚，别号有缘山人。

“兆熊”这个名字是我爷爷给我父亲起的。听胖奶奶说，为给周家长子起名，爷爷还真动了一番心思。按辈分排下来，父亲是“兆”字辈，名字里必须有“兆”字，后面该跟个什么字呢？爷爷想起《诗经·小雅·斯干》中的两首诗，“维熊维罴，男子之祥”，便给父亲起名“兆熊”，以示生子添丁吉祥之意。“希文”这个名字是我父亲自己起的，他小时候读私塾，读到了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知

道范仲淹是老乡，也是江苏吴县人。我父亲深深敬重这位乡里前贤，便取范仲淹的字“希文”为己名。这个名字他沿用了一生。其实父亲的名字还不止这些，他在办报撰稿时，就常常用笔名，“逸尘”就是笔名之一。后来他取其同音字“一诚”作为自己的字，再也没有换过。早年他还有个名和字：“甦”和“更生”。他在黄埔军校炮科六期学习时，就用的这个名字。我是在他的一本藏书的扉页上看见这个名字的，我问他：“这也是你的名字？为什么起这样的名字？”他反问我：“这个名字不好吗？‘甦’，清醒之意，人要有清醒的头脑；‘更生’，意思是开始新的生命，开始有所作为，这就是我起这个名字的缘由。”我这才知道起名字还有这么多讲究。

也许是接受了魏姓祖母的优良基因，他在几个兄弟姐妹中相貌最为出众：饱满的天庭，高挺的鼻柱，不太浓黑的眉毛略略向两鬓挑起，特别是那双“虽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的眼睛，更使他显得丰神萧爽，倜傥不群。他无论出现在哪里，都会给人眼睛一亮的感觉。原来我们家曾有一张他的戎装照，照片上是他和他的两个军校好友，他坐在中间，真是英气逼人。父亲身材高挑，体态匀称，天生一副洪



父亲周甦，又名周希文。

黄埔军校炮科第六期毕业生

亮的大嗓门，发表演说时，口若悬河，语惊四座；唱起京剧来，字正腔圆，韵味醇厚。他还写得一笔好文章，一手好字，他的文笔老到精炼，有很深的古文根底；他的书法古朴苍劲，全无稚俗之气。这样一个天赋极好的人才，一生却没有什么建树，而且还是英年早逝，这里边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他个人的原因。

爷爷在世的时候，他很风光，是周公馆的大少爷，加之貌伟而才雄，所以军校毕业后，很快就在国民党八十五师谋到了一个少校参谋的职务。爷爷决定给他娶亲，好拴住他的心。那时我的外公在典当铺当管账，认识爷爷。外公有两个儿子，四个女儿，便决定把大女儿毛诗宗（小名宝霖）——我的母亲嫁到周家来。父亲要求亲自相亲，相中了才能议婚。外公嘱咐我母亲好好收拾打扮了一番，坐在堂屋里等，我父亲刚一出现在我母亲面前，我母亲就羞得满面通红，把垂在胸前的长辫子往身后一甩，便慌不择路地躲进了自己的闺房里。这些都是父亲在和母亲开玩笑时说出来的。

父亲和母亲结婚以后，母亲非常爱父亲，也爱这个新家；父亲也很恋家，恋新婚的妻子。如果仅从外貌相比，母亲只是中人姿色，配不上父亲英俊的容貌。但母亲对丈夫挚